

徐志摩

XU ZHI MO

代表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徐志摩代表作

刘福友编 责任编辑 曲 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商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插页 1 字数 369000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500—7500

ISBN 7—215—01545—9/I·128 定价 18.60 元



作者

八月九日題小札

幸福遠不是不可能的。這是我最近的發現。
今天早上的時刻，過得甜極了。我只要你有傷
我就忘卻一切，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因為
我什麼都有了。

和你在一起沒有第三人的時候，我最樂。生活雖也好，走
道也好，上街買東西也好，願由我出，沒有去過，但
那有今天那樣的甜麼。愛是甘苦，這苦的世界有了
它就好上了。

菊，住在玲瓏，傷其居處，傷其你一條小龍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编委会成员

主编 郝世峰 于友先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刘福友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等候它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它。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猛虎集·黄鹂》）

1931年11月19日，一心想飞，要“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想飞》）的徐志摩，从南京乘飞机去北平，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遇雾触开山身亡。这位年仅35岁风华正茂的诗人，竟然真的“化一朵彩云”，“飞了，不见了”。他的那首《黄鹂》小诗像是应验的谶语，咏叹着自己的超然离去和留给人们的哀伤惆怅。徐志摩的一生是短暂的，文学生涯也只有十年，但却是文坛上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他创作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艺术风格的大量诗歌、散文，犹如“春光”“火焰”，给“五四”后的新文坛增添了绚丽夺目的色彩。他是新月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也是新月派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在艺术上有突出成就，很值得认真研究。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硖石镇人，出身于富商家庭。原名章垿，字樵森，志摩是他赴美留学时另取的名字。

徐志摩自幼受家塾教育，1907年进硖石镇开智学堂；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后称浙江一中）；1915年夏，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后称沪江大学）。同年10月，与张君勱之妹张幼仪女士结婚。

1916年秋，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学预科，翌年，又转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接受了大量新知识、新思想，并交结社会名流，曾拜梁启超为师。

1918年8月，赴美留学，在美国寓居两年。国内爆发的“五四”运动，也使他“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日记》1928.5.3），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本来，父亲送他出洋是希望他将来学成进金融界，而他却一心“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汉弥尔顿，美国18世纪政治活动家。——引者）！”（《猛虎集·序文》）初到美国，进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十个月即获学士学位和一等荣誉奖。1919年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获硕士学位。那时，他选课十分注意政治方面，并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后来他回忆说，“在纽约那一年有一部分中国人叫我鲍尔雪微克（即布尔什维克——引者）。”（《南行杂记》）

1920年9月去英国，他本打算跟从仰慕已久的罗素大师学习哲学，但因故未能遂愿，便先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1921年春，以可自由选课的特别生资格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后转为正式研究生。

徐志摩在英国也寓居了两年，其间，他的生活和思想都起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康桥”（即剑桥大学）的这段生活，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在康桥，他的兴趣很快转向了文学，并一下子诗如潮涌，他说其原因是，“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猛虎集·序文》）这“奇异的风”，应该是指西方文化氛围的熏陶。在康桥田园式的宁静环境里，他常“带一卷书，走十里路”，一边感到投身大自然的愉悦，一边陶醉于拜伦、雪莱、济慈、波特莱儿等人的精美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他以“美的神奇的启示”，触发他的创作欲念。那“奇异的月色”，该是指1921年秋他认识了“人艳如花”的才女林徽音，不久徐志摩与之恋爱，并于1922年3月向妻子张幼仪提出结束没有爱情的婚姻。这段恋情使他的“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对爱情和理想的热烈追求都化作了“山洪暴发”般的诗情。所以，徐志摩对康桥的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说：“归家后我母若问海外交好，我必首数康桥。”（《康桥再会吧》）

1922年10月，结束留学生活回国。初由海外归来，徐志摩显得异常活跃，或北方讲学或南方访友，游历山水行踪不定。而他的诗文创作也不断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努力周报》、《现代评论》、《学灯》等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在文坛上颇有影响。

1923年3月，徐志摩在北京组织“新月社”，胡适、张君勱、丁文江等均为主要成员。1924年初，为实践其以理想主义改造社会的主张，曾筹办《理想》周刊，但终未成功。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徐志摩陪同任翻译，并与之建立了深厚友情。秋，任北京大学教授，至第二年3月离职。

在文坛和社交场上活跃的徐志摩，此时又经历了一次恋爱波折。1924年4月，他与陆小曼相识恋爱，而陆女士已是某军官的太太，此事招致了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1925年3月，为暂时摆脱感情苦恼和社会压力，徐志摩去欧洲旅行。他一路凭吊各国文化名人，并将对人生的感怀和缠绵的恋情诉诸笔端，写作了大量游记和爱情诗。至7月回国。

1925年10月，徐志摩应邀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历时一年。其间他组织了“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关于梁巨川自杀的讨论”、“关于‘闲话’的笔战”、“关于党化教育的争论”等多次思想论争，并在论争中他扮演着主要角色。而他的思想观点，则明显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民主主义的立场，虽然他对中国的黑暗现状也不满，但对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态度已明确转为攻击和反对。经过这一段笔战之后，他不再有兴趣卷入思想论争的漩涡，而是更着意于诗歌形式美的追求。

1926年4月，徐志摩与闻一多、饶孟侃、孙大雨等创办《晨报：诗镌》。徐志摩得遇知音，欣喜异常，说“我在早三两天前才知道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诗镌”弁言》）人称这是“北方诗友的第一次会合”，也是新月派形成和活动的开始。《诗镌》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主编，创刊号为纪念“三·一八”惨案专号，后共出版11期，于6月终刊。在这期间他们共同切磋诗艺，发表的新诗作品和对于新诗形式的探讨文章，都在诗坛产生很大影响。6月，徐志摩又创办《晨报·副刊》，出至15期，于9月底终刊。10月，与陆小曼在上海结婚，此后移居上海。

1927年春，在上海与胡适、邵洵美、潘光旦、闻一多等共同创办新月书店，徐志摩担任书店总编辑。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发刊辞《新月的态度》（由主编徐志摩执笔）申明了新月

派以“健康”、“尊严”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是年，徐志摩应聘为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后又兼任东吴大学、大夏大学教授。

1928年6月至11月，徐志摩第三次出国旅行，途经日、美、英、法、德、意和印度，在英国和印度他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农村建设基地”，并深深为之吸引。1929年初，他应邀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后又兼任大东书局编辑。7月，离开《新月》编辑部，杂志交由梁实秋主编。1930年冬，光华大学国民党学生闹学潮，徐志摩因受冲击辞去教职，后又辞去才任聘不久的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职务。

1931年1月，徐志摩与几个年轻诗人创办的《诗刊》问世，他希图新月诗派再次崛起，但至9月，便将编辑工作交由邵洵美、陈梦家负责。年初，左联诗人胡也频被捕，徐志摩积极参与营救活动并提供经费。由于妻子陆小曼平日开销过大，经济常入不敷出，他自2月起，应胡适邀请去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授，又兼任了北京女子大学教授，而同时他仍兼任着上海中华书局和大东书局的编辑工作。这样，他只得在上海与北平之间来回奔波，而不幸终于在奔波途中遇难。

徐志摩曾引述过一个朋友对他的评语：“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作为朋友的诤言这确有某种针对性，但若以此作为对他生平品格和思想的盖棺论定，显然有些偏颇。其实，徐志摩一生很重感情，也怀抱理想，应该说“浮”中见真挚，“杂”里有单纯。

徐志摩的思想确实是驳杂的，有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一些著名人物：汉弥尔顿、欧文、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罗素、泰戈尔、哈代等，都为他所崇拜信仰。他曾声称，“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落叶》）但是，他后来还是为我

们提供了一条他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即：“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猛虎集·序文》）

那么，什么是他“单纯的信仰”？胡适先生说，“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胡适还以徐志摩的离婚和第二次结婚为例，指出，虽然社会上对此大有非议，但“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追悼志摩》）这样阐释徐志摩的人生理想，为其辩诬，是比较公允的。

当然，徐志摩的“单纯信仰”还有其更重要的社会思想内涵。他在《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等文章里，很明确的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理想政治，而对英国式的“自由而不激烈”的民主政治，更是倾慕。此外，他还公开宣称：“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莫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列宁忌日》）我们从徐志摩的政治理想和人生信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资产阶级个人民主主义者的灵魂。

徐志摩的“单纯信仰”是虔诚的，他以“理想主义者”自居，高呼“无理想的民族必亡”，曾打算创办《理想》杂志，也曾表示为改造社会而“勇敢地迎上前去”。虽然，这种改造社会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可嘉许的，但他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在当时的中国却如同幻影，不可能实现。当他在《晨报副刊》上喧嚣一阵过后，剩下来的就只是因理想的幻灭而“流入怀疑的颓废”了。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徐志摩的思想一直很消沉，他说，“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猛虎集·序文》）但是，到

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仍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再能够得到“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可惜他终于没能得到。

徐志摩的著作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秋》；还有信札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小说集《轮盘》；剧本《卞昆冈》（与陆小曼合著）。

二

徐志摩是“五四”以后才出现在新诗坛上的，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之下拿起笔的，早期的诗歌也明显体现着“五四”时代的精神特色。

徐志摩这样回顾自己最初写诗的情形：“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猛虎集·序文》）可惜这些诗大部分都散佚了，只留下不多的几首，《草上的露珠儿》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他最早的诗作，诗中正表现了他那时诗绪汹涌、放喉高歌的情形：“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还不开放你/创造的喷泉！……诗人哟！可不是趁帆时候，/还不准备你歌吟的渔舟！……”

《志摩的诗》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925年。诗人说这“是我十一年回国后两年内写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阏的泛滥”。（《猛虎集·序文》）这本诗集仍带着浓烈的“五四”时代的气息，在这些激情满怀的作品中，诗人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均有明显体

现。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抒发对理想和爱情热切追求的诗篇。《雪花的快乐》中那朵轻盈欢快的雪花在空中自由飞舞，但它却自有认定的方向，终于寻到美丽的姑娘，“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雪花的那份自信、那份欢乐，正是诗人自己满怀信心追求理想的写照。当然，对理想的追求不可能只伴随着潇洒和欢乐，更需要有与现实挑战的勇气和决心。在《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中，诗人便愤然对当时“容不得恋爱，容不得自由”的社会现实进行了谴责，表现了勇敢的叛逆精神和与社会抗争到底的决心：“听凭荆棘把我们的脚心刺透，/听凭冰雹劈破我们的头，/你跟着我走，我拉着你的手/逃出了牢笼，/恢复我们的自由！”争取恋爱婚姻的自由和个性发展的自由，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诗人心中一个理想的明星。在《我有一个恋爱》中他坚信：“任凭人生是幻是真，/地球存在或是消泯——/太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为要寻一个明星》也显露着他的决心：即使黑夜骑瞎马、即使累死在荒野途中，他也甘心情愿去追求，因为他知道即使自己寻不到，那颗明星最终也会在天边透出“水晶似的光明”。这些诗歌思想感情健康向上，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为追求人生理想、个性解放和恋爱婚姻的自由，诗人所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斗志和九死无悔的决心，对人们有很强的鼓舞作用。

回到祖国后的徐志摩并不是只仰望着天上理想的明星，他也不时俯看周围的“灰色人生”，写下了一些反映现实苦难，同情下层人民的作品。《先生！先生！》是严冬中一个小女孩的哀求声，她追着车子一边向“先生”讨钱，一边凄惨地诉说她的母亲“又饿又冻又病，躺在道儿边直呻。”《盖上几张油纸》写一个穷苦农妇

在夭折的孩子坟前悲痛万分，令人心碎的情状。《一小幅的穷乐园》描画了一群穷人在垃圾堆中挑肉骨头、拣破烂的情景。《一条金色的光痕》写一个农村老妈妈为了收殮村里一位刚刚死去的孤寡老人，到富户门前募化的情形，从这位富于同情心的老妈妈身上，诗人看到了人性的一道金色光痕。这些反映人生疾苦的诗作，虽然在诗集中数量不多，但却触及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这对徐志摩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诗作表明他对受苦的人民怀有深深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这正是他思想中最闪光的一部分。

诗集中有三篇尼采式的散文诗，《毒药》、《白旗》、《婴儿》。作者曾谈到它们的创作经过：“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袋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毒药》是以最激愤的语言咒诅黑暗现实，但却又将罪恶的根源归咎于人们灵魂的普遍不洁，诗中说，“虎狼在热闹的市街里，强盗在你们妻子的床上，罪恶在你们深奥的灵魂里。”所以在《白旗》中，诗人大声疾呼，为了拯救社会，让人们一起来作恢复天性的灵魂忏悔。《婴儿》是其中最具积极意义的一篇。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一个新社会的强烈企盼，诗中以分娩时痛苦挣扎的母亲象征苦难的祖国，以将要降生的婴儿象征理想中的新社会，母亲知道阵阵巨痛是婴儿诞生的前奏，所以将那“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我们从这三篇作品中，可以真切感受到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虽然他对社会的认识还有很大局限性，但不满现实，渴望新生，正与时代的要求合拍。

另外，这本诗集中还有些触景生情的伤感小诗。《消息》由一阵雷声“不见了鲜虹彩”，而顿感“希望不曾站稳，又毁了。”《问

谁》叹息逝去的爱不再复返，“更不盼天光，更无有春信；/我的是无边的黑夜！”《一星弱火》抒写心中的失望和迷惘，“在我逼仄的心头，啊，/却凝敛着惨雾与愁云！”《沪杭车中》由车轮声、景物飞逝，而感怀人生若梦，“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这类各具特色的小诗，也是诗人“情感无关闸的泛滥”所激起的朵朵浪花，它们从另一不同的侧面表现着诗人思想情绪的变化波动，也是我们观察诗人心灵所不可忽视的窗口。

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创作于1925年至1927年。闻一多先生给予的评价是，“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转引自《猛虎集·序文》）应该说，这是更侧重于艺术方面的评价。若从思想内容上看，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部分是抒写个人缠绵的情爱，比他先前的创作，社会意义有所削弱，失去了那种勃勃进取的精神，而流露出更多忧郁情绪。

这个诗集大量的是爱情诗，诗人说，这“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猛虎集·序文》）他与陆小曼的恋爱经历非同寻常，这些诗相当真实细腻地抒写了他在这场恋爱中的缕缕情思和层层波澜。首篇《翡冷翠的一夜》，诉说着诗人心中那令人眩晕的爱的热情，以及与恋人分离时内心难以忍受的煎熬，他表白：“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他发誓：“天堂，地狱，哪儿都成，/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五百次的投生？”他不止信誓旦旦，更要与恋人息息相通，互相鼓舞，《望月》以明月出巉岩，比喻恋人“怀抱着贞洁，/惊惶的，挣出强暴的爪牙”的经历，并鼓励她坚持抗争，像明月一样“升起在幸福的前峰”。《起造一座墙》也是对恋人的期望和鼓励：“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在这流动的生里起造一座墙”；“就使有一天霹雳

震翻了宇宙，——/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诗人在恋爱中情绪也有大起大落的变化，交织着欢乐和痛苦。《天神似的英雄》赞颂恋人的美好，而自己因获得她的爱情心中所感到的幸福和自豪，更是溢于言表。但在《决断》中，诗人一边热烈地爱，一边却又难解“生，爱，死——/三环的迷谜”；甚至说，“要恋爱，/要自由，要解脱——/这小刀子，/许是你我的天国！”应该说，徐志摩这一时期的爱情诗是严肃健康的，所表现的对爱情的渴望和忠贞，能够引起人们心灵的共鸣。但是，这些爱情诗又过于缠绵于个人情感而远离现实社会，终是属于贵族式的，关于这一点还是陆小曼最能体味：“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气。它的体格真是高超。”（《云游·序》）

除大量的爱情诗外，这个诗集里也有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大帅》以士兵对话的形式，揭露了军阀混战中对负伤士兵就地掩埋的骇人听闻的事实。《人变兽》描绘出少女被奸污、乌鸦争食人尸的血淋淋画面。《这年头活着不易》从桂树受灾无花，而联想到社会普遍的憔悴和饥荒。为纪念“三·一八”惨案而作的《梅雪争春》，把在执政府门前牺牲的青年们的鲜血，赞为雪中红梅，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愤怒谴责。这类反映现实的作品虽已数量零星，但仍表现了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他敢于揭露黑暗是因为他有一颗正直而善良的心。

《猛虎集》出版于1931年，是徐志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个诗集；1932年陆小曼将诗人的一些遗作编辑出版，是为《云游》。这两本诗集均写作于大革命失败以后，诗人的思想情绪趋向颓唐，创作也日渐枯窘，作品明显减少。

其中较具积极意义的作品，仅不多的几篇。如《拜献》，诗人愿将自己的血和热、光明和诗歌，拜献给“雪地里挣扎的小草花，/